

愁嫁女

□海风

女儿婷婷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，一直单身。这几年为了她的婚姻大事，我和老伴操碎了心，没少托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对象。

对门邻居大姐给婷婷介绍过不下一打小伙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愣是一个也没成。其中有一个小伙，不管从外在形象还是工作单位都不错。小伙子是搞IT的，身高1.8米，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退休工人。我和老伴都非常满意，可是婷婷没相中。

我和老伴劝她多接触一下，多了解了解，不要那么急着做决定。婷婷和那小伙不咸不淡地交往了一段时间，嫌弃人家性格内向、不会说话、不会办事、没有主见。两个人分手后，婷婷如释重负，仿佛卸下了多大的包袱。

周围和婷婷同龄的女孩子早结婚成家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我和老伴虽然都不是思想守旧的人，但也压力山大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在别人家很容易的事，到我们家怎么就这么难呢！邻居老王的女儿参加工作没几年，就结婚成家，连生一对儿女，真是让我羡慕妒忌恨。老姐妹们私下里批评我：“女不嫁母之过，你家婷婷迟迟不恋爱不结婚，是你这个当妈的失职！”我讪讪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逢年过节，亲戚聚会，兄弟姐妹们都带着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和孙子外孙一大家子来赴约，唯有我们一家三口“势单力薄”，总觉得少点什么。

老伴开玩笑说：“谁让咱俩生了个怪胎？这闺女太有个性，降得住她的人不多呀！”夜里睡不着的时候，我经常反省我和老伴在婚姻和家庭里是不是太保守了，不会表达感情，才导致女儿迟迟不婚。

虽说婚恋市场上男多女少，周围的单身小伙也不少，但能入得了婷婷“法眼”的人却不多。我嗔怪婷婷眼光高、太挑剔，她的歪理邪说张嘴就来：“妈，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不怕挑，就怕没挑过。”她还和我有条有理地分析：“时代不同了，我们这一代人经济独立、情感独立，可以自己买房买车，

可以不婚不育。不像你们那个年代，不嫁人就成为老姑娘，爹妈发愁、兄嫂嫌弃。”虽然女儿打肿脸充胖子，但我知道她从内心里并不完全反对结婚成家，因为每次见到亲戚朋友家的小孩，女儿都跑上前去逗逗、抱抱。再说了，女孩子的最佳生育期就那么几年，错过了可没有后悔药！

婷婷30岁之前，我和老伴还沉得住气，由着她的性子慢慢地挑。如今年过三十了，还这么标新立异，我们就看不下去了。这几年，哪个机构、哪家媒体举办相亲大会，我和老伴没少背着女儿替她去参加，相比婷婷的重感觉、看缘分，我和老伴只能考察对方的身高、年龄、职业、外貌、家庭背景等。

婷婷对传统的相亲一向不感冒，我软硬兼施逼着她去相亲，她就跟上刑场一样。别看她年纪轻轻，思想比我这个老太太还保守，对网恋、闪婚之类也颇为排斥。

看到有人婚姻不幸福，婷婷说宁愿单着，也不要一个委屈凑合的婚姻。我跟她说：“年龄不饶人，女人老得快，你这样拖下去，遇见合适的人越来越难。”她冲我直笑：“妈，你不觉得到我这个年龄，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嘛，相信你的女儿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。”摊上这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儿，真是让人无计可施，她这是打定主意将单身进行到底呀！

平心而论，女儿很优秀很独立，工作没几年就按揭了一套小房、购置了一辆私家车，大事小事都自己搞定，平日里也很孝敬我们，给我们报团出门旅游度假，可就是工作太忙太拼，留给自己的业余时间少。

父母的心事，女儿咋就不懂呢？我和老伴总有一天会老、会走，我们盼望女儿有个家，在我们离开人世后，她的人生不孤单。虽说感情的事可遇不可求，但天上也不会掉馅饼，机遇不会无缘无故地砸在谁头上。我不主张女儿因为年龄匆忙嫁人托付终身，我希望她学会释放自己的感情，有一个幸福的归宿。不管时代怎么变换，婚姻和家庭对女孩子还是很重要的！

藏钱

□张新文

有个同事大姐是话痨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事。家务事是她唠叨最多的，哪怕男人给她买个袜子她也要从品牌、质地、色彩到价位一一讲过去，我觉得这不是明显地在显摆老公的体贴吗？我感觉有点烦。

前几天，她和我们说起她的小叔子当年的事儿。因为书读得少，所以他就没有像同事老公那样跳出“农门”，农忙时在家种田，平时进城打工。年终老板给了工钱，手里攥着一大沓钞票该是高兴的事，可是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千里之外的他，钱如何带回家成了大难题。那时银行卡没普及，更没支付宝和微信，如果去邮局汇款还要收手续费，他最终选择了自己带钱回家。

老家有句话“钱不能进毛贼眼。”坐在火车上，如果被小偷发现带着钱

了，就会被惦记上。小叔子睡不着觉，想着钱放在哪里最合适，拥挤的车厢里，万一丢了咋办？想来想去，钱不能离身。他运用了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上策，用废旧的报纸把外衣口袋塞得满满的，万一小偷出手，窃取的只是一沓废纸。他用手绢在内裤上缝了口袋，把钱塞在里面，再缝牢袋口。久别胜新婚，小叔子回到家里忘记了钱的事，两口子开心地抱在一起，妻子忽然被硌到了，忙问怎么回事，小叔子咧嘴笑得那个得意：“还能咋了？钱呗！”

大姐讲这事的时候，我们都笑得肚子痛。回到家里我把这当作新鲜事说给母亲听，母亲说：“你这同事是个‘直肠驴’，这种人好相处。她小叔子把钱缝在内衣裤上，是过去人常干的事，那时鞋里、袜子里都是藏钱的地方，现在呢你们年轻人带个手机就啥都办到了。”

长女担纲

□王晓

乡下房屋要确权，需要房主亲自到场，在我家帮着照顾小二的老父亲就必须回去。直达老家的班车因疫情取消，一直没有恢复。我开不了长途，让73岁的老父亲一个人转车倒车又不放心，就陪他回家。我们到家已是中午。近300公里，一共倒腾6种车、辗转8个小时，才到了家。

晚上睡觉更是折腾。老房长期无人居住，父亲和我一起收拾，尽管家具、床具蒙了旧被单，收拾时依然尘土飞扬，我呛不得，咳嗽不止。将就着睡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烙了一夜饼，我回乡的第一晚，有种一下倒退几十年的感觉。

尽管一夜无眠，心里倒不焦躁。躺在这个屋内，仿佛回到母亲的子宫，触目都熟，满满的回忆。听着堂屋大座钟撞击报时，好似看见那个勤学少年起五更睡半夜，露珠样的年华啊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房子老了不密封，装不了空调，不通无线网，没有卫生间，这些都是下一代孩子们，其实也包括弟弟、弟媳不愿意回老家的原因。大家也不愿意在老地基上翻建，觉得没必要在这偏僻闭塞的地方浪费钱。过去我也认可，毕竟过好眼前的日子才是王道。但父亲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。

面对左邻右舍建新房，我感叹曾经领先当样板的老屋又矮又破。父亲说，这房子砌好我过40岁的，今年我73了，33年，能不老吗？心里一惊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、给我们爱温暖和温暖的老屋33岁了吗？父亲想翻建，舍不得给刚在城里买房的儿子压力，也从不跟我这个女儿开口，他觉得砌房造屋不是姑娘家的事。那我主动开口撑他一把：“爸，砌吧，我帮你。”就这么决定了。

我这个长女，近知天命之年，第一次为老屋作贡献。新房图纸我们一起商议，明三间，堂屋正中，开间阔大，三四桌人能坐得下，中堂条台一样不变。两头厢房革新，学后面人家在建的样式，一分为二，南北各一个房间，四个房间，一大家老小过年过节回来够住。再来人，还有双层床，办法有的是。关键有室内卫生间，通网络、装空调。听说小镇节日期间各旅社、酒店住宿人满为患，还有很多住不上的。寓居外地归家的人，要不愿收拾，要不就是老房子老得不能住了，而老家总是要回的，昨天不回今天回，今天不回明天也许回。

我和弟弟、弟媳说开了：我帮建，不需要在房产证上带名字，节假日回来住住就可以。好住所哪里都有，童年故乡、盛满我们成长印迹的老屋，独一无二、无法复制。

干爹的“花招”

□雪莲花

母亲生下我后，犯了心口疼，拖了整一年还不见好，祖母说，找个好人家将我送了吧，让我逃命去。因为之前母亲已经夭折了两个孩子，又见我体弱多病，祖母怕家庭窘迫、无钱医治，养不活我。

父亲是位教师，一天领回来一位姓高的同事。这位高老师结婚多年，膝下无子，想抱养个孩子。父亲那天没有把话挑明，但母亲看穿了父亲的心思，高老师为人忠厚老实，加上和父亲在一所学校，将来想看孩子了随时都能见到，将我过继给他，是最合适的。

听母亲说，那天高老师用两块糖果就把两岁的我哄走了。但我在高老师家很快醒过神来，待了三天、哭了三天，有几次都快要哭晕过去。高老师夫妇没了办法，又把我送回了家。

高老师改为每逢周末便和父亲一起来我家，给我带几块糖果、几块点心。母亲身子骨弱，地里的活儿都等着父亲休息时干，高老师每次到我家都帮着父亲下地干活。大姐舍不得高老师带走我，悄悄告诉我，离老高远点，他没安好心，一肚子鬼花招，想混熟了领我走。

打那以后，我见到高老师来我家便躲起来，这样一直生分着，高老师也带不走我。但他就是毅力足，不带走我不罢休，那几年高老师成了我家常客，每次来都不空手，逢年过节礼更厚。有一次，他听说我生病了，还逮了家养的鸡送了来，让母亲熬鸡汤给我喝。

我四岁那年，高老师来报喜说，他老婆也怀上了。他说，这还得感谢我，老人常说，抱来的孩子有时能领一个娃到家里呢。为了这份谢意，高老师说等孩子出生让我做干姐姐，这样他就顺理成章由高叔叔升级为干爸爸了。母亲听了一百个乐意，就这样我成了高老师的干女儿。

高老师生了个儿子。干爹干妈对我非常疼爱，经常将我接去玩。那时我已经懂事，知道他家有了儿子，再也不会打我主意了，所以去他家也不再害怕。

后来我上学了，有时家里周转不开，学费交不上，高老师知道后，立马会替我交了。

我自己成家立业后，高老师才告诉我，那年我到他家那么没命地哭，把他的心都哭化了。他当年家贫，父母送出去两个妹妹，至今没有音信。知道我父母的计划，于是将计就计，经常来我家“培养”感情，其实是借机帮帮我们家。

十年前，高老师因病去世了。在他住院期间，我像亲女儿一样照顾着他。有一种父女之情，不用言表，已经深植心中。